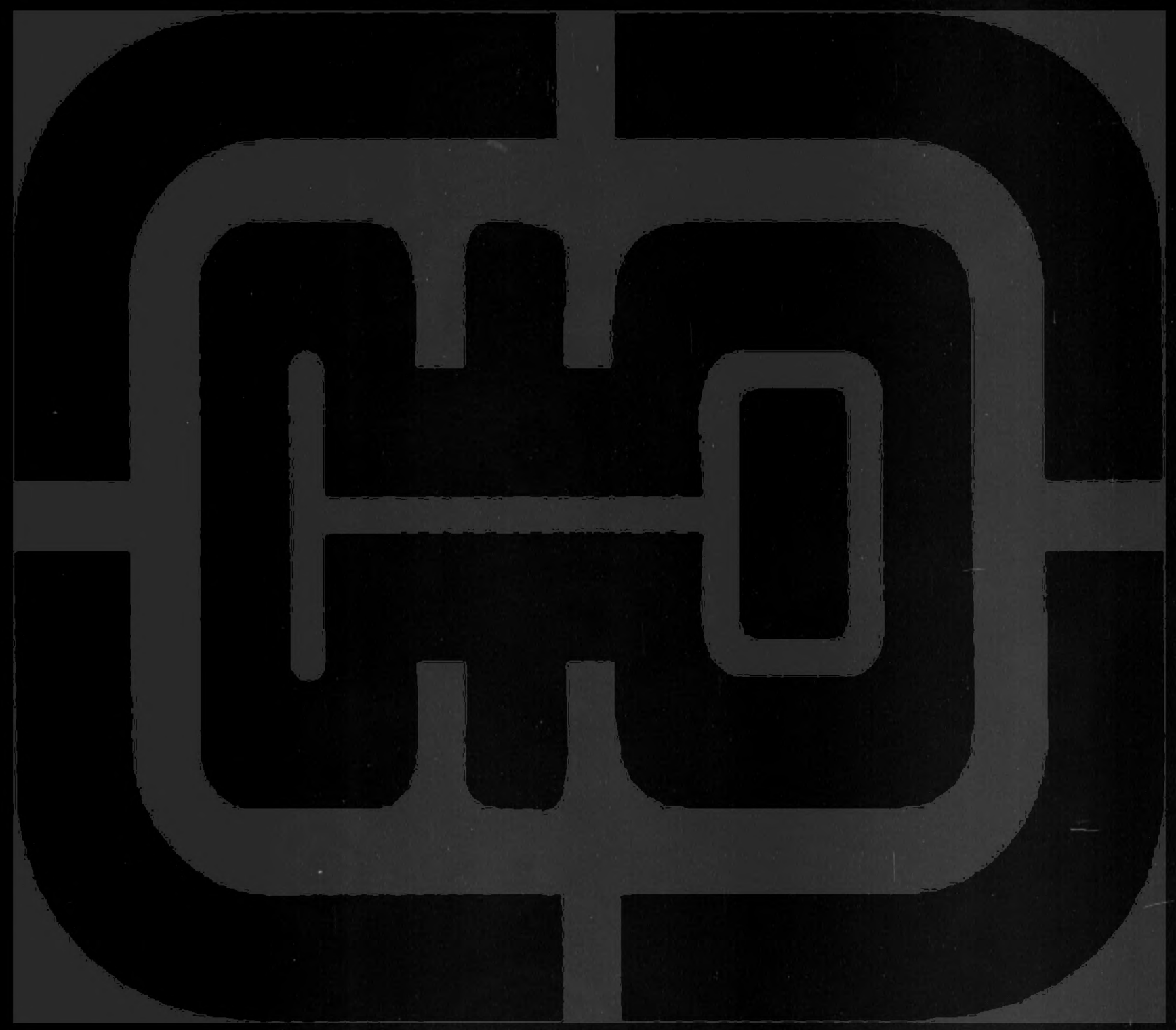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點封神演義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詩曰

黃公恩義救岐王。　令箭銅符出帝疆
尤費讒謀追聖主　雲中顯化濟慈航。
從來德大難容世。　自此龍飛兆瑞祥。
留有吐兒名譽在。　至今齒頌有餘芳

話說文王離了朝歌連夜過了孟津。渡了黃河過了灑池。前往臨潼關而來不提。且說朝歌城館驛官見文王一夜未歸。心下慌忙。急報費大夫府得知。左右

通報費仲曰外有驛官稟說西伯文王一夜未歸不知何往此事重大不得不預先稟明費仲聞知命驛官且退我自知道費仲沉思事干自己身上如何處治乃着堂候官請尤爺來商議少時尤渾到費仲府相見禮畢仲曰不道姬昌賢弟保奏皇上封彼爲王這也罷了孰意皇上准行誇官三日今方二日姬昌逃歸不俟主命必非好意事干重大且東南二路叛亂多年今又走了姬昌使皇上又生一患這箇擔兒誰擔爲今之計將如之何尤渾曰年兄且寬心不必憂悶我一人之事料不能失手且進內庭面君着兩員將官趕去拿來以正欺君負上之罪速斬于市曹何慮之有二人計議停當忙整朝衣隨即入朝紂王正在摘星樓賞玩侍臣啟駕費仲尤渾候旨王曰宣二人上樓二人見王禮畢王曰二卿有何奏章來見費仲奏曰姬昌深負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欺藐陛下誇官二日不謝聖恩不報王爵暗自逃歸必懷歹意恐回故土以起猖獗之端臣薦在先恐後得罪臣等預奏請旨定奪紂王怒曰二卿曾言姬昌忠義逢朔望焚香叩拜祝祈風和雨順國泰民安朕故此赦之今日壞事皆出二卿輕舉之罪尤渾奏曰自古

人心難測。面從背進。知外而不知內。知內而不知心。正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如昌凡去不遠。陛下傳旨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趕去拿來。以正逃官之法。紂王准奏。速遣殷雷二將。點兵。追趕。使命傳旨神武大將軍。殷破敗。雷開。領旨往武成王府來。調三千飛騎出朝歌西門。一路上趕來。怎見得。

旛幢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披日刀鎗閃灼。三冬瑤雪彌天。劍戟森嚴。九月秋霜盖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萬劫山前飛霹靂。人是南山爭食虎。馬如比

海混波龍

不說追兵隨後。飛雲掣電而來。且說文王自出朝歌過了孟津渡了黃河。望澠池大道徐徐而行。辦作夜不收模樣。文王行得慢。殷雷二將趕得快不覺看看趕上。文王回頭看見後面塵土蕩起。遠聞人馬。喊殺之聲。知是追趕。文王驚得魂飛無地。仰天嘆曰。武成王雖是為我我一時失于打點。黃夜逃歸。想必當今知道傍人奏聞。怪我私自逃回。必有追兵趕逐。此一拿回。再無生理。如今只得趲馬前行。以脫此厄。文王這一回似失林飛鳥。漏網驚魚。那分南北。孰辨東西。

文王心悔似箭意急如雲。正是仰面告天天不語。低頭訴地地無言。只得加鞭縱轡數番。恨不得馬足騰雲身能生翅。遠望臨潼關。不過二十里之程。後有追師。看看至近。文王正在危急。拔下不提。且說終南山雲中子在玉柱洞中。碧遊床。運其元神。守離龍。納坎虎。猛的心血潮來。道人覺而有警。指指一算。早知尚吉。呆原來西伯災厄已滿。目下逢危。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貧道不失燕山之語。叫金霞童兒在那里。你與我後桃園中。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領命。往桃園中來。見了師兄。道師父有請。雷震子答曰。師弟先行我隨即就來。雷震子見了雲中子下拜。不知師父有何分付。雲中子曰。徒弟汝父有難。你可前去救拔。雷震子曰。弟子父是何人。道人曰。汝父乃是西伯矦姬昌。有難在臨潼關。你可往虎兒崖下。尋一兵器來。待吾秘授你些兵法。好去救你父親。今日正當子父重逢之日。後期好相見耳。雷震領師父之命。離了洞府。逕至虎兒崖下。東瞧西看。各到處尋。不出甚麼東西。又不知何物為之兵器。雷震子尋思。我失打點。長開兵器。乃鎗刀劍戟。鞭斧瓜錘。師父曰言兵器不知何物。且回洞中再問詳細。雷震方欲轉身。只見一陣異

原件短缺 P5

香撲鼻。透胆鑽肝。不知在于何所。只見前面一澗。澗下水聲潺潺。雷鳴隱隱。雷震覩看。只見稀奇景致。雅韻幽棲。籐纏檜栢。竹插顛崖。狐兎往來如梭。鹿鶴唳鳴。前後見了些靈芝隱綠草。梅子在青枝。看不盡山中異景。猛然間見綠葉之下。紅杏二枚。雷震心歡。顧不得高低險峻攀籐擱葛。手扯恍搖。將此二枚紅杏。摘于手中。聞一聞撲鼻馨香。如甘露沁心。愈加甘美雷震暗思。此二枚紅杏。我吃一个。留一个帶與師父雷震方吃了一个。怎麼這等香美。津津異味。只是要吃。不覺又將這個咬了一口。呀。咬殘了。不如都吃了雲中子。作罷詩。命雷震子隨我進洞來。雷震隨師父至桃園中。雲中子取一條金棍。傳雷震子。上下飛騰。盤旋如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頭。起落相蛟龍出海。呼呼响亮。閃灼光明。空中展動一團錦。左右分紜萬簇花雲中子在洞中。傳的雷震精熟。隨將雷震二趨。左邊用一風字。右邊用一雷字。又將咒語誦了一遍。雷震飛騰。起于半天。脚登天。頭望下。二趨招展。空中俱有風雷之聲。雷震落地。倒身下拜。叩謝曰。師父有妙道玄機。今傳弟子有救父之厄。此乃莫大之洪恩也。道人曰。你速往臨潼關。救西

伯矣。姬昌乃汝之父。速去速來。不可遲延。你救父送出五關。不許你同父往西岐。亦不許你傷紂王軍將。功完速回終南。再傳你道術。後來你弟兄自有完聚之日。雲中子分付畢。你去罷。雷震子出了洞府。二翅飛起。霎時間。飛至臨潼關。見一山岡。雷震落將下來。立在山岡之上。看了一會。不見形跡。雷震自思。呀。我失于打點。不曾問吾師父。西伯矣文王。不知怎麼個模樣。教我如何相見。一言未了。只見那壁廂。一人粉青穗笠穿一件皂服號衫。乘一騎白馬飛奔而來。雷震子曰。此人莫非是吾父也。大叫一聲曰。山下的可是西伯矣姬老爺麼。文王聽的有人叫他。勒馬擡頭觀看。見又不見人。只聽的聲氣。文王嘆曰。吾命合休。為何聞聲不見人形。此必鬼神相戲。原來雷震子面藍身上又是水合色。故此與山色交加。文王不曾看得明白。故有此疑。雷震子見文王住馬停蹄看一回不言而又行。又叫曰。此位可是西伯矣姬千歲否。文王擡頭猫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眼似銅鈴。光華閃灼。嚇的魂不附體。文王自忖。若是鬼魅。必無人聲。我既到此。逃避不得了。他既叫我。我且上山看他如何。文王打馬上山。叫曰。那位僊士為何

認的我姬昌。雷震聞言。倒身下拜。口稱父王。孩兒來遲。致父王受驚。恕孩兒不孝之罪。文王曰。傑士錯認了。我姬昌一向無識。爲何以父子相稱。雷震曰。孩兒乃是燕山收的。雷震子。文王曰。我兒你爲何生得這箇模樣。你是終南山雲中子帶你上山。算將來。方今七歲。你爲何到此。雷震子曰。孩兒奉師法旨。下山來救父親。出五關退追兵。故來到此。文王聽罷。吃了一驚。自思吾乃逃官。已自得罪朝廷。此子看他面色。也不是个善人。他若去退追兵。兵將都被他打死了。眞我更加罪惡。待我且說他一番。以止他兇暴。文王叫雷震子。你不可傷了紂王軍將。他奉王命而來。吾乃逃官。不遵王命。棄紂歸西。我負當今之大恩。你若傷了朝廷命官。你非爲救父。反爲害父也。雷震子答曰。我師父也曾分付孩兒。教我不可傷他軍將之命。只救父親出五關便了。孩兒自勸他回去。雷震子見那里追兵捲地而來。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不息。一派征塵遮蔽旭日。雷震子看罷。便把脇下雙翅。一聲响。飛起空中。將一根黃金棍。拿在手裡。就把文王嚇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題。且說雷震子飛在追兵前面。一聲响落在地下。用手把一根金棍。柱在掌上。大叫

曰。不要來。兵卒擡頭看見雷震子。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軍卒報與殷破敗。雷開曰。敢老爺。前有一惡神阻路。兇勢猙獰。殷雷二將大聲喝退。二將縱馬向前。來會雷震。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文王聖人也。當此大厄之後。自宜恬退靜處。豈有跨官耀職之理。此在智者不爲。西伯斷無此事。此小說家粉飾之談。獨怪武成王知朝政日非。勸文王歸國。則當明正言順。約諸大臣。力奏西伯還國。何不可之有。乃草草今西伯逃回。是先得悖逆之名。適來讒佞之口。

西伯幾至不免。是誰之咎與

又批　小人之口。無常。然而其心更險。賚九二人當其受西伯之賄。則百計贊導。惟恐描寫其不真。及至西伯逃回。又彼此爲卸擔之計。紂王亦明知之。然而終被其惑者。以其近而易狎善於巽轉縫縫耳。忠臣義士。必不如是爲人君者。幸鑒於茲。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詩曰

忍恥歸來意可憐。只因食子淚難乾。
非求度難傷天性。不爲成忠賊愛緣。
天數湊來誰個是　刼灰聚處若爲愆。
從來莫道人間事。自古分離總在天。

且說二將疋馬當先。只見雷震子。怎生模樣。有讚爲証。

天降霄鳴現虎軀。燕山出世托遺孤。姬侯應產螟蛉子。仙宅當藏不世珠。秘授七年玄妙訣。長生兩

翅有風雷桃園傳得黃金棍。雞嶺先將聖主扶。目
似金光飛閃電面如藍靛髮如珠。肉身成聖仙家
體。功業齊天帝子爲。慢道姬侯生百子。名稱雷震
豈凡夫。

話說殷破敗雷開。仗其膽氣壯聲言曰。汝是何人。敢
攔阻去路。雷震答曰。吾乃西伯文王第百子。雷震是
也。吾父王乃仁人君子。賢德丈夫。事君盡忠事親盡
孝。交友以信。視臣以義。治民以禮。處天下以道。奉公
守法。而盡臣節。無故而羈囚羑里七載。守命待時。全
無嗔怒。今既放歸。爲何又來追襲。反復無常。豈是天
子之所爲。因此奉吾師法旨。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
歸國。使吾父子重逢。你二人好好回去。不必言勇。吾
師曾分付。不可傷人間衆生。故教汝速退便了。殷破
敗大笑曰。好醜匹夫。焉敢口出大言。煽惑三軍。欺吾
不勇。乃縱馬舞刀來取雷震。雷震將手中棍架住曰。
不要來。你想必要與我定個雄雌。這也可。只是奈我
父王之言。師父之命。不敢有違。我且試一試與你看。
雷震子將脇下翅一聲響。飛起空中。有風雷之聲。腳
登天。頭望下。看見西邊有一山嘴往外撲着。雷震說。
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一聲響。亮。山嘴流下一

半。雷震轉身落下來。對二將言曰。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二將見此克惡魂不附體。二將言曰。雷震子聽你之言。我等暫回朝歌見駕。且讓你回去。殷雷二將。見此光景。料不能勝他。只得回去。有詩爲証。

一怒飛騰起在空。
霎時風響來天地。
猛烈恍如鵬翅鳥。
從今喪却殷雷膽。

話說殷雷二將。見雷震子這等驍勇。兄且脇生雙翼。遍體風雷情知料不能取勝。免得空喪性命無益。故

黃金棍擺氣如虹。
頃刻雷鳴遍宇中。
猙獰渾似鬼山熊。
東手歸商勢已窮。

此將機就計轉回人馬不表。且說雷震復上山來見文王文王嚇得痴了。雷震曰。奉父王之命。去追追兵。趕父王二將。一名是殷破敗。一名是雷開。他二人被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如今孩兒送父王出五關。文王曰。我隨身自有銅符令箭。到關照驗。方可出關。雷震曰父王不必如此。若照銅符。有悞父王歸期。如今事已急迫。恐後面又有兵來。終是不了之局。待孩兒背父王。一時飛出五關。免得又有異端。文王聽罷。我兒話雖是好。此馬如何出得去。雷震曰。且顧父王出關。馬疋之事甚小。文王曰。此馬隨我患難七年。今

日一旦便棄他。我心何忍。雷震曰。事已到此。豈是好
爲此不良之事。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文王上前以
手拍馬。嘆曰。馬非昌不仁。庇你出關。奈恐追兵復至。
我命難逃。我今別你。任憑你去罷。另擇良主。文王道
罷。酒淚別馬。有詩曰。

奉勅朝歌來諫主。同吾羑里七年囚。
臨潼一別歸西地。任你逍遙擇主投。

且說雷震子曰。父王快此。不必久羈。文王曰。背着我
你仔細些。文王伏在雷震背上。把二目緊閉。耳聞風
響。不過一刻。已出了五關。来到金雞嶺落將下來。雷
震曰。父王已出五關了。文王睜開二目。已知是本土
大喜曰。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皆賴孩兒之力。雷震
子曰。父王前途保重。孩兒就此告歸。文王駕回曰。我
兒你爲何中途拋我。這是何說。雷震告曰。奉師父之
命。止救父親出關。即歸山洞。今不敢有違。恐負師言。
孩兒有罪。父王先歸家國。孩兒學全道術。不久下山。
再拜尊顏。雷震叩頭與文王洒淚而別。正是世間萬
般哀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雷震子回終南山。回覆
師父之命。不題。且說文王獨自一人。又無馬疋。步行
一日。文王年紀高邁。跋涉艱難。抵暮見一客舍。文王

投店歇宿。次日起程。囊乏無資。店小兒曰。歇房與酒飯錢。爲何一文不與。文王曰。因空乏到此。權且暫記。俟到西岐着人加利送來。店小兒怒曰。此處比別處不同。俺這西岐撒不得野騙。不得人。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化萬民。行人讓路。道不拾遺。夜無犬吠。萬民而受安康湛湛堯天。朗朗舜日。好好拿出銀子筭還明白。放你去。若是遲延。送你到西岐。見上大夫散宜生老爺。那時悔之晚矣。文王曰。我決不失信。只見店主人出來。問道爲何事炒嚷。店小兒把文王欠少飯錢說了一遍。店主人見文王年雖老邁。精神相貌不凡。問曰。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因何盤費也無。我又不相識。你怎麼記飯錢說得明白。方可記與你去。文王曰。店主人。我非別人。乃西伯侯是也。因囚羑里七年。蒙聖恩赦宥歸國。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因此囊內空虛。權記你數日。俟吾到西岐。差官送來。決不相負。那店家聽得是西伯侯慌忙倒身下拜。口稱大王千歲。子民肉眼有失接駕之罪。復請大王入內進獻壺漿。子民親送大王歸國。文王問曰。你姓甚名誰。店主人曰。子民姓申名傑。五代世居於此。文王大喜。問申傑曰。你可有馬借一疋。與我騎了好行。俟

歸國。必當厚謝申傑曰。子民皆小戶之家。那有馬疋。家下止有磨麵驢兒。收拾鞍轡。大王暫借此前行。小人親隨伏侍。文王大悅。離了金雞嶺。過了首陽山。一路上曉行夜住。時值深秋天氣。只見金風颯颯。梧葉飄飄。楓林醉色。景物雖是堪觀。怎奈寒鳥悲風。蛩聲慘切。況西伯又是久離故鄉。觀此一片景色。心中如何安泰。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與母子夫妻相會。以慰愁懷。按下文王在路不表。且說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忽然風過三陣。風中竟聞哭聲。太姜命侍兒焚香。取金錢演先天之數。知西伯侯某日某時已至西岐。太姜大喜。忙傳令百官衆世子往西岐接駕。衆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歡喜。人人大悅。西岐萬民牽羊擔酒。戶戶焚香。氤氳拂道。文武百官。與衆位公子。各穿大紅吉服。此時骨肉完聚。龍虎重逢。倍增喜氣。有詩爲証。

萬民歡忭出西岐。迎接龍車過九達。
羑里七年今已滿。金雞一戰斷窮追。
從今聖化過堯舜。且下靈臺立帝基。
自古賢良周易少。臣忠君正助雍熙。

且說文王同申傑行至西岐山轉過迢遙徑路。隅然

又見故園。文王不覺心中悽慘。想昔日朝商之時。遭此大難。不意今日回歸。又是七載。青山依舊。人面已非。正嗟嘆間。只見兩杆紅旗招展。大砲一聲。簇擁一對人馬。文王心中正驚疑未定。只見左有大將軍南宮适。右有上大夫散宜生。引了四賢八俊。三十六傑。辛甲。辛免。太顛。閎沃。祁榮。尹籍。伏于道傍。次于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父王鸞駕異國。時月累更。爲子不能分憂代患。誠天地間之罪人。望父王寬恕。舉目復覩慈顏。不勝欣慰。文王見衆文武世子多人。不覺淚下。孤想今日不勝悽慘。孤已無家而有家。無國而有國。無臣而有臣。無子而有子。願身七載羈囚羑里。自甘老死。今幸見天日。與爾等復能完聚。覩此反覺悽慘耳。大夫散宜生路曰。昔成湯王亦囚于夏臺。一日還國。而有事于天下。今主公歸國。更修德政。育養民生。俟時而動。安知今日之羑里。非昔之夏臺乎。文王曰。大夫之言。亦非臣下事上之理。自有罪商都。蒙聖恩羈而不殺。雖七載之囚。正天子浩蕩洪恩。雖頂踵亦不能報。後又進爵文王。賜黃鉞白旄。特專征伐。赦孤歸國。此何等殊恩。當盡臣節。捐軀報國。猶不能效涓涯之萬一耳。大夫何故出此言。

使諸文武而動不肖之念也諸皆悅服姬發近前請
父王更衣乘輦文王依其言換了王服乘輦命申傑
同進西岐一路上歡聲擁道樂奏笙簧戶戶焚香家
家結彩文王端坐鸞輿兩邊的執事成行旛幢蔽日
只見衆民大呼曰七年遠隔未覩天顏今大王歸國
萬民瞻仰欲親覩天顏愚民欣慰文王聽見衆臣如
此方騎逍遥馬衆民歡聲大振曰今日西岐有主矣
人人歡悅各各傾心文王出小龍山口見兩邊文武
九十八子相隨獨不見長子邑考因想其醢屍之苦
羑里自啖子肉不覺心中大痛淚如雨下文王將衣
掩面作歌曰
盡臣節兮奉肯朝商直諫君兮欲正綱常讒臣陷
兮囚于羑里不敢怨兮天降其殃邑考孝兮爲父
贖罪鼓琴音兮屈害忠良啖子肉兮痛傷骨髓感
聖恩兮位至文王誇官逃難兮路逢雷震命不絕
兮幸濟吾疆今歸西土兮圖圓毋予獨不見邑考
兮碎烈肝腸
文王作罷歌大叫一聲痛殺我也跌下逍遥馬來面
如白紙慌壞世子併文武諸人急急扶起擁在懷中
速取茶湯連灌數口只見文王漸漸重樸中一聲響

吐出一塊肉羹那肉餅就地上一滾生出四足長上兩耳望西跑去了連吐三次三個兎兒走了衆臣扶起文王乘鸞輿至西岐城進端門到大殿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調理湯藥也非一日文王其恙已愈那日陞殿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文王宣上大夫散宜生拜伏于地文王曰孤朝天子筭有七年之厄不料長子邑考爲孤遭戮此乃天數荷蒙聖恩特赦歸國加位文王又命詮官三日深感鎮國武成王大德送銅符五道放孤出關不期殷雷二將奉旨追襲使孤勢窮力盡無計可施束手待斃之時多虧昔年因朝商途中行至燕山收一嬰兒路逢終南山煉氣士雲中子帶去起名雷震不覺七年誰想追兵緊急得雷震于救我出了五關散宜生曰五關豈無將官把守焉能出得關來文王曰若說起雷震之形險此厮兒赫殺孤家七年光景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脇生雙翼飛騰半空勢如風雷之狀用一根金棍勢似熊羆他將金棍一下把山尖打下一塊來故此殿雷二將不敢相爭諾諾而退雷震回來背着孤家飛出五關不須半個時辰即是金雞嶺地面他方告歸終南去了孤不忍捨他道師命不敢違孩兒不久下

山再見父王。故此他便回去。孤獨自行了一日。行至申傑店中。感申傑以驢兒送孤。一路扶持。命官重賞使申傑回家。宜生跪啓曰。主公德貫天下。仁布四方。三分天下。二分歸周萬民受其安康。百姓無不瞻仰。自古有云。克念者。自生百福。作念者。自生百殃。主公已歸西土。眞如龍歸大海。虎復深山。自宜養時待動。況天下已反四百諸侯。而紂王肆行不道。殺妻誅子。製炮烙蠆盆。醢大臣廢先王之典。造酒池肉林。殺宮嬪。聽妲己之所讒。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拒諫誅忠。沉酗肩色。謂上天不足畏。謂善不足爲。一意荒淫。罔有悛改。臣料朝歌。不反屬他人矣。言未畢。殿西來一人大呼曰。今日大王已歸故土。當得爲公子報醢屍之讐。況今西岐。雄兵四十萬。戰將六十員。正宜殺進五關。圍住朝歌。斬費仲妲己于市曹。廢棄昏君。另立明主。以泄天下之忿。文王聽而不悅曰。孤以二卿。爲忠義之士。西土賴之以安。今口出不忠之言。是先自處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報怨滅讐之語。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過。父有失。子亦不敢語。況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爲人臣子。先以忠孝爲首。而

敢直忤以君父哉。昌因直諫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雖有七載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歸善于已。古語有云。君子見難而不避。惟天命是從。今昌感皇上之恩爵賜文王。榮歸西土。孤正當早晚祈祝當今。但願八方寧息。兵戈偃。萬民安阜。樂業。方是爲人臣之道。從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倫。遺笑萬世。豈仁人君子之所言也。南宮适曰。公子進貢。代父贖罪。非有道謀。如何克遭醢尸之慘。情法難容。故當勦無道。以正天下。此亦萬民之心也。文王曰。卿只執一時之見。此是吾子自取其死。孤臨行曾對諸子文武有言。孤演先天數。算有七年之災。切不可以一卒前來問安。侯七年災滿。自然榮歸邑。考不遵父訓。自恃驕拗。執忠孝之大節。不知從權。又失打點。不知時務。進退自已。德薄才庸。性情偏執。不順天時。致遭此醢身之禍。孤今奉公守法。不妄爲。不悖德。砥礪以盡臣節。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諸侯。自有公論。何必二卿肯爲亂階。自持強梁。先取滅亡哉。古云。五倫之中。惟有君親恩最重。百行之本。當存忠孝義爲先。孤既歸國。當以化行俗美爲先。民豐物阜爲務。則百姓自受安康。孤與卿等。共享太平。耳不聞兵戈之聲。眼不見征伐之事。身

不受鞍馬之勞。心不懸勝敗之憂。即此是福。即此是樂。又甲胄之苦。民不受驚慌之災。即此是福。即此是樂。又何必勞民傷財。糜爛其民。然後以爲功哉。南宮适散宜生。聽文王之訓。頓首叩謝文王曰。孤思西北正南。欲造一臺。名曰靈臺。孤恐木土之工。非諸侯所作。勞傷百姓。然而造此靈臺。以應災祥之兆。散宜生奏曰。大王造此靈臺。既爲應災祥而設。乃爲西土之民。非爲遊觀之樂。何爲勞民哉。況主公仁愛。功及昆蟲草木。萬姓無不啣恩。若大王出示。萬民自是樂役。若大王不聽用民力。仍給工銀一錢。任民自便。隨其所欲。不去強他。這也無害於事。況又是爲西土之民應災祥之故。民何不樂爲。文王大喜。大夫此言。方合孤意。隨出示張掛各門。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大聖人所爲者化。所過者神。全不在世情上起見。於忠孝上猶自渾然。紂王無道。文王之德。日益隆盛。宜代殷商而有天下。此不待有智者。所深知也。散宜生雖是大賢。終未窺見文王底蘊。所以孟夫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也。文王雖至三分有二。歸周。

猶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聖。

又批

吐兒之說。此後人粉飾聖人。食子之故。不知正必爾也。聖人心同天地。無可無不可。總不出經權二字。識此者。可以語此

又批

文王政治之美。描寫在申儆口中。一段盛世氣象。溢于唇吻。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仁德兼施造大工

詩曰

文王守節盡臣忠　役錢常賜錦纏紅
民力不敎胼胝碎　紂主江山若浪從
西岐社稷如磐石　飛熊入夢已先通
謾道孟津天意合

話說文王聽散宜生之言。出示張掛西岐各門。驚動軍民。都來爭睹告示。只見上書曰

西伯文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西岐之境。乃道德之鄉。無兵戈用武之擾。民安物阜。訟減官清。孤因

羙里羈縻。蒙恩赦宥歸國。因見迴來。災異頻仍。水潦失度。及查本土。占驗災祥。竟無壇址。昨觀城西有官地一隅。欲造一臺。名曰靈臺。以占風候。看驗民災。又恐土木工繁。有傷爾軍民力役。特每日給工錢一錢支用。此工亦不拘日之近遠。但隨民便。愿赴工者。即上簿造名。以便查給。如不愿者。各隨爾經營。併無逼強。想宜知悉。諭衆通知

話說西岐。衆軍民人等。一見告示。大家歡悅。齊聲言曰。大王恩德如天。莫可圖報。我等日出而嬉遊。日落而歸宿。坐享成平之福。是皆大王之所賜。今大王欲造靈臺。尚言給領工錢。我等雖肝腦塗地。手胼足胝。亦所甘心。況且爲我百姓占驗災祥之設。如何反領大王工銀也。一郡軍民。無不歡悅。情愿出力造臺。散宜生知民心如此抱本進內。啓奏文王曰。軍民既有此義舉。隨傳旨給散銀兩。衆民領訖。文王對散宜生曰。可選吉日。破土興工。衆軍用心。着意搬泥運土。伐木造臺。正是窓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又道是行見落花紅滿地。霎時黃菊縱東籬。造靈臺不過旬月。管工官來報工完。文王大喜。隨同文武多官排鸞輿出廟。行至靈臺觀看。雕梁畫棟。臺砌巍峩。眞

一大觀也有賦為証。賦曰。

臺高二丈。勢按三才。上分八卦合陰陽。下屬九宮定龍虎。四角有四時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後配君臣之義週圍有風雲之氣。此臺上合天心。下合地戶。中合人意。上合天心。應四時。下合地戶。屬五行。中合人意風調雨順。文王有德。使萬物而增輝聖人治世感百事而無逆。靈臺從此立王基。驗照災祥扶帝主。正是治國江山茂。今日靈臺勝鹿臺

話說文王。隨同兩班文武。上得靈臺。四面一觀。文王默然不語。時有上大夫散宜生出班奏曰。今日靈臺工完。大王為何不悅。文王曰。非是不悅。此臺雖好。臺下欠少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合配陰陽之意。孤欲再開沼池。又恐勞傷民力。故此鬱鬱耳。宜生啓曰。靈臺之工甚是易。宜生愚傳王旨。臺下再開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之意。說言未了。只見衆民大呼曰。小小池沼。有何難成。又勞聖慮。衆人隨將帶來鍬鋤。一時挑挖。內中挑出一付枯骨。衆人四路拋撇。文王在臺上。見衆人拋此枯骨。王問曰。此何物。左右啓奏曰。此

地撅起一付人骨。衆人故此拋擲。文王急傳旨。命衆人將枯骨取來。放在一處。用榧盛之。埋于高阜之地。豈有因孤開沼。而暴露此骸骨。實孤之罪也。衆人聽見此言。大呼曰。聖德之君。澤及枯骨。何況我等人民不沾雨露之恩。眞是廣施仁義。道合天心。西岐萬民獲有父母矣。衆民歡聲大悅。文王因在靈臺。看挖沼池。不覺天色漸晚。回駕不及。文王隨文武在靈臺上設宴。君臣共樂。席散之後。文武在臺下安歇。文王臺上設繡榻而寢。時至三更。正值夢中。或見東南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望帳中撲來。文王急叫左右只聽臺後一聲響喨。火光冲霄。文王驚醒嚇了一身香汗。聽臺下已打三更。文王自思此夢主何凶吉。待到天明再作商議。有詩曰

文王治國造靈臺　文武鏘鏘保駕來
忽見沼池枯骨現　命將高阜速藏埋
君臣共樂傳盃盞　夜夢飛熊撲帳梅
龍虎風雲從此遇　西岐方得棟梁才

話說次早文武上臺。參謁已畢。文王曰。大夫散宜生何在。宜生出班見禮曰。有何宣召。文王曰。孤今夜三鼓。得一異夢。夢見東南有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

望帳中撲來。孤急呼左右。只見臺後火光冲霄。一聲響喨驚醒。乃是一夢。此兆不知主何吉凶。散宜生躬身賀曰。此夢乃大王之大吉兆。主大王得棟梁之臣大賢之客。眞不讓風后伊尹之右。文王曰。卿何以見得如此。宜生曰。昔商高宗會有飛熊入夢。得傅說于版築之間。今主公夢虎生雙翼者。乃熊也。又見臺後火光。乃火煆物之象。今西方屬金。金見火必煆。煆煉寒金。必成大器。此乃興周之大兆。故此臣特欣賀。衆官聽罷齊聲稱賀。文王傳旨回駕。心欲訪賢以應此兆。不題。且言姜子牙。自從棄却朝歌。別了馬氏。土遁救了居民隱于磻溪垂釣渭水。子牙一意守時候命不管閒非。日誦黃庭。悟道修眞。若悶時。持絲綸。倚綠柳而垂釣。時時心上崑崙。刻刻念隨師長。難忘道德朝暮懸懸。一日執杆嘆息作詩曰。

詩曰

自別崑崙地　俄然二四年。　商都榮半載。
直諫在君前　棄却歸西土。　磻溪執釣先。
何日逢眞主。　披雲再見天。

子牙作罷詩。坐于垂楊之下。只見滔滔流水。無盡無休徹夜東行。熬盡人間萬古。正是惟有青山流水依

然在古往今來盡是空子牙嘆畢。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

登山過嶺伐木叮叮。隨身板斧。砍劈枯藤。崖前兎
麋山後鹿鳴樹稍異鳥。柳外黃鶯見了些青松襯
栢李白桃紅無憂樂樵子。勝似腰金擔柴一石易米
三升隨時菜蔬沽酒一瓶。對月邀飲樂守孤林。深
山幽僻萬壑無聲奇花異草。逐日相侵。逍遙自在。
任意縱橫

樵子歌罷把一捆柴放下。近前少憩問子牙曰。老丈
我常時見你在此執杆釣魚。我和你相一個故事。子
牙曰。相何故事。樵子曰。我與你相一個漁樵問答。子
牙大喜好個漁樵問答。樵子曰。你上姓貴處原何到
此子牙曰。吾乃東海許洲人也姓姜名尚字子牙道
號飛熊樵子聽罷揚笑不止子牙問樵子曰你姓甚
名誰樵子曰吾姓武名吉。祖貫西岐人氏。子牙曰。你
方纔聽吾姓名反加揚笑者。何也武吉曰你方纔言
號飛熊故有此笑。子牙曰。人各有號。何以爲笑樵子
曰當時古人高人。聖人賢人胸藏萬斛珠璣腹隱無
邊錦繡如風后老彭傅說常桑伊尹之輩方稱其號
似你也有此號。名不稱實。故此笑耳。我常時見你伴

綠柳而垂絲。別無營運。守株而待兎。看此清波。無識見高明爲何亦稱道號武吉言罷却將溪邊釣杆拿起見。線上叩一針而無曲。樵子撫掌大笑不止。對子牙點頭嘆曰。有智不在年高。無謀空言百歲樵子問子牙曰。你這鈎線何爲不曲。古語云。且將香餌鈎金鰲我傳你一法將此針用火燒紅。打成釣樣。上用香餌線上又用浮子。魚來吞食浮子自動。是知魚至。望上一拎鈎撻魚腮方能得鯉此是捕魚之方似這等釣莫說三年。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可見你智量愚拙安得妄曰飛熊子牙曰。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此。名雖垂釣。我自意不在魚。吾在此不過守青雲而得路。撥陰翳而騰霄。豈可曲中而取魚乎。非丈夫之所爲也。吾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爲錦鱗設。只釣王與侯。吾有詩爲証

短杆長線守磻溪。　這個機關那得知
只釣當朝君與相。　何常意在水中魚

武吉聽罷。大笑曰。你這個[illegible]也想王侯做。看你那個嘴臉不相王侯。你到相個[illegible]猴。子牙也笑着曰。你看我的嘴臉不相王侯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麽好。武吉曰。我的嘴臉。比你好些。吾雖樵夫。眞比你快活。春

看桃杏。夏玩荷紅。秋看黃菊。冬賞梅松我也有詩。

擔柴貨賣長街上。　沽酒回家母子歡。

伐木只知營運樂　放翻天地自家看

子牙曰。不是這等嘴臉。我看你臉上的氣色不甚麼好。武吉曰。你看我的氣色怎的不好。子牙曰。你左眼青。右眼紅。今日進城打死人。武吉聽罷叱之曰。我和你閑談戲語。爲何毒口傷人。武吉挑起柴。逕往西岐城中來賣不覺行至南門。却逢文王車駕。往靈臺占驗災祥之兆。隨侍文武出城。兩邊侍衛甲馬。御林軍人。大呼曰。千歲駕臨。少來。武吉挑着一擔柴。往南門來。市井道窄。將柴換肩。不知塌了一頭。番轉尖擔把門軍王相。夾耳門一下。即刻打死。兩邊人大叫曰。樵子打死了門軍。即時拿住。來見文王。文王曰。此是何人。兩邊啓奏大王千歲這個樵子不知何故。打死門軍王相文武在馬上問曰。那樵子叫甚名字。爲何打死王相武吉啓曰。小人就是西岐的良民。叫做武吉。因見大王駕臨道路窄狹。將柴換肩。悞傷王相。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隨即就在南門。畫地爲牢。竪木爲吏。將武吉禁于此間。文王往靈臺去了。紂時畫地爲牢。止西岐有此事。東南北連朝歌。俱有

禁獄惟西岐因文王先天數禍福無差因此人民不
敢逃匿所以畫地爲獄民亦不敢逃去但凡人走了
文王演先天數算出拿來加倍問罪以此頑猾之民
皆奉公守法故曰畫地爲獄且說武吉禁了三日不
得回家武吉思母無依必定倚閭而望況又不知我
有刑陷之災因思母親放聲大哭行人圍看其時散
宜生往南門過忽見武吉悲聲大痛散宜生問曰你
是前日打死王相的殺人償命理之常也爲何大哭
武吉告曰小人不幸逢遇寬家悞將王相打死理當
償命安得埋怨只奈小人有母七十有餘歲小人無
兄無弟又無妻室母老孤身必爲溝渠餓殍屍骸暴
露情切傷悲養子無益子喪母亡思之切骨苦不敢
言小人不得已放聲大哭不知迴避有犯大夫望祈
恕罪散宜生聽罷默思久之若論武吉打死王相非
是鬬毆殺傷人命不過拋柴悞塌尖擔打傷人命自
無抵償之理宜生曰武吉不必哭我往見千歲啓一
本放你回去辦你母親衣衾棺木柴米養身之資你
再等秋後以正國法武吉叩頭謝老爺天恩宜生一
日進便殿見文王朝賀畢散宜生奏曰臣啓大王前
日武吉打傷王相人命禁于南門臣往南門忽見武

吉痛哭臣問其故武吉言有老母七十餘歲止生武
吉一人。況吉上無兄弟又無妻室其母一無所望。吉
遭國法。羈陷莫出。思母必成溝渠之鬼。因此大哭。臣
思王相人命。原非鬬毆實乃悞傷。況武吉母寡身單。
不知其子。陷身于獄。據臣愚念且放武吉歸家。以辦
養母之費。棺木衣衾之資完畢。再來抵償王相之命。
臣請大王旨意定奪。文王聽宜生之言。隨准行。速放
武吉回家。詩曰

文王出廓驗靈臺　武吉擔柴惹禍胎
王相死于尖擔下　子牙八十運纔來

話說武吉出了獄。可憐思家心重飛奔回來。只見母
親倚閭而望。見武吉回來忙問曰。我兒你因甚麼事。
這幾日纔來。爲母在家曉夜不安又恐你在深山窮
谷。被虎狼所傷。使爲娘的懸心吊膽廢寢忘餐。今日
見你。我心方落。不知你爲何事。今日纔回武吉哭拜
在地曰。母親孩兒不幸。前日往南門賣柴。遇文王駕
至。我挑柴閃躲。塌了尖擔打死門軍王相。文王把孩
兒禁于獄中。我想母親在家中懸望。又無音信上無
親人單身隻影。無人奉養。必成溝壑之鬼。因此放聲
痛哭多虧上大夫散宜生老爺。啓奏文王。放我歸家。

置辦你的衣衾棺木。米糧之類。打點停當。孩兒就去償王相之命。母親你養我一場無益了。道罷大哭其母聽見兒子遭此人命重情。魂不附體。一把扯住武吉悲聲咽咽。兩淚如珠。對天嘆曰。我兒忠厚半生。并無欺妄。孝母守分。今日有何罪得與天地遭此陷穽之災。我兒你有差遲。爲娘的焉能有命。武吉曰。前一日孩兒擔柴行至磻溪見一老人。執杆垂釣線上拴着一個針。在那里釣魚。孩兒問他。爲何不打灣了。安爲錦鱗只釣王侯。孩兒笑他。你這個人。也想做王侯你那嘴臉。也不相個王侯道相。我想那老人嘴極毒。想看孩兒日。我看你的嘴臉。也不好。我問他我怎的不好。那老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因他說出號來。孩兒故此笑他。他纔說出這樣破話。老母曰。此老善相。莫非有先見之明。我兒此老人。你還去求他救你。此老必是高人。武吉聽了母命。收拾還往磻溪。來見子牙。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從來仁賢應運而生。必有異兆。方能側陋升聞。當年帝賚良弼。夢入飛熊。此皆帝心簡在。良有以也。但小說家必假吉凶禍福。以武吉一段插入。以神之說。此皆不解文王子牙之遇合者也。

批

子牙武吉以漁樵問答相稱。大是好光景。只武吉愚而趣。子牙達而熱。俱有用世心腸。物外意趣。子牙又因武吉而成名。武吉因子牙而脫難。可稱良對。

又批

當日武吉罪名。原有應得之典。只文王散宜生俱不分淅明白。致武吉逃隱後來竟成兒戲套頭。宜生不能辭責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詩曰

別却朝歌隱此間。喜觀綠水遶青山。
黃庭兩卷消長晝。金鯉三條了笑顏。
柳內鶯聲來嚦嚦。岸傍溜響聽潺潺。
巍得文王仙駕扳。滿天華霧開祥瑞。

話說武吉來到溪邊。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將魚竿飄浮綠波之上。自已作歌取樂。武吉走至子牙之後欵欵叫曰。姜老爺。子牙回首看見武吉。子牙曰。你是那一日在此的樵夫。武吉答曰。正是。子牙道。你那一

日可曾打死人麼。武吉慌忙跪泣告曰。小人乃山中蠢子。執斧愚夫。邪知深奧。肉眼凡胎。不識老爺高明。隱達之士。前日一語冒犯尊顏。老爺乃大人之輩。不是我等小人望姜老爺切勿記懷。大開仁慈廣施惻隱。只當普濟群生。邪日別了老爺。行至南門正遇文王駕至。挑柴閃躲。不知塌了尖擔。果然打死門軍王相。此時文王定罪。理合抵命。小人因思母老無依。終久必成溝壑之鬼。蒙上大夫散宜生老爺。爲小人啓奏文王權放歸家。置辦母事。完備。不日去抵王相之命。以此思之。母子之命。依舊不保。今日特來叩見姜老爺求日。老爺恩施昆蟲草木。無處不發慈悲。倘救得母子之命。沒齒難忘。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亦且此人後必有貴。子牙日。你要我救你。你拜吾爲師。我方救你。武吉聽言。隨即下拜。子牙日。你既爲吾弟子。我不得不救你。如今你速回到家。在你床前。隨你多長。挖一坑塹深四尺。你至黃昏時候。睡在坑內。叫你母親。於你頭前點一盞燈。脚頭點一盞燈。或米也可。或飯

也可。抓兩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亂草。睡過一夜起來。只管去做生意。再無事了。武吉聽了。領師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有詩爲証。

詩曰

文王先天數。子牙善厭星。不因武吉事。焉能滅帝庭。磻溪生將相。周土産天丁。大造原相定。須教數合冥。

話說武吉回到家中。滿面喜容。母曰。我兒你去求姜老爺。此事如何。武吉對母親一一說了一遍。母親大喜。隨命武吉挖坑點燈不題。且說子牙三更時分披髮仗劍踏罡布斗。捎訣結印。隨與武吉壓星。次早武吉來見子牙。口稱師父下拜。子牙曰。既拜吾爲師。早晚聽我教訓打柴之事。非汝長策。早起挑柴貨賣。到中時。來講談兵法。方今紂主無道。天下反亂。四百鎮諸侯武吉曰。老師父反了那四百鎮諸侯。子牙曰。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兵四十萬大戰游魂關南伯侯邪順反了。領三十萬人馬。攻打三山關我前日仰觀天象。見西岐不久刀兵四起。離亂發生。此是用武之秋。上心學藝。若能得功出仕。便是天子之臣。豈是打柴了事。古語有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曰。學

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是你拜我一場武吉點了
師父之言早晚上心不離子牙精學武藝講看六韜
不表話說散宜生一日想起武吉之事一去半載不
來宜生入內庭見文王啓奏曰武吉打死王相臣因
見彼有老母在家無人養侍奏過主公放武吉回家
辦其母棺木日實之用即來豈意彼竟欺藐國法今
經半載不來領罪此必彼猾之民大王可演先天數
以驗真實文王曰善隨取金錢占演凶吉文王點首
嘆曰武吉亦非猾民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已死若
論正法亦非鬬歐殺人乃是悞傷人命罪不該死彼
反懼法身死如武吉深為可憫嘆息良久君臣各退
正是撚指光陰似箭果然武月如流文王一日與文
武閑居無事見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爭妍韶光
正茂文王曰三春景色繁華萬物發舒襟懷爽暢孤
同諸子衆卿往南郊尋青踏翠共樂山水之歡以放
尋芳之樂散宜生近前啓曰主公昔日造靈臺夜兆
飛熊主西岐得棟梁之才主君有賢輔之佐況今春
光晴爽花柳爭妍一則園幸于南郊二則訪遺賢於
山澤臣等隨使南官适幸甲保駕正堯舜與民同樂
之意文王大悅隨傳旨次早南郊園幸行樂矣目南

宮适領五百家將。出南郊步一圍場。衆武士披執同
文王出城行至南郊。怎見得好春光景致。
和風飄動百蕋爭榮。桃紅似火。柳嫩垂金。萌芽初
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綿綿鋪錦繡。嬌花嬝嬝鬬
春風。林內清奇鳥韻。樹外氤氳烟籠。聽黃鸝杜宇
喚春回徧助遊人行樂。絮飄花落溶歸棹。又添水
面文章。見幾個牧童短笛騎牛背。見幾個田下鋤
人速手忙。見幾個摘桑拎着桑籃走。見幾個採茶
歌罷入茶筐。一段青。一段紅。春光當貴。一園花。一
園柳花柳爭妍。無限春光觀不盡。溪邊春水戲鴛
鴦。
人人貪戀春三月。　留戀春光却動心。
勸君休錯三春景。　一寸光陰一寸金
話說文王同衆文武出郊外行樂。共享三春之景行
至一山。見有圍場。步成羅網。文王一見許多家將披
堅執銳。手持掃杆鋼叉。黃鷹獵大。雄威萬狀怎見得
烈烈旌旗似火。輝輝皂蓋遮天錦衣繡襖架黃鷹
花帽征衣牽獵犬。粉青氊笠。打灑朱纓。粉青氊笠
一池荷葉舞清風打灑朱纓。開放桃花浮水面。只
見趕獐獵犬。鑽天鷂子帶紅纓。捉兎黃鷹。拖帽金

虎雙鳳翅。黃鷹起去。空中咬墜玉天鵝。惡犬來時
就地拖番梅花鹿。青錦白吉。錦豹花虎。青錦白吉。
遇長杆血濺滿身紅。錦豹花虎。逢利刃血淋山土
赤。野雞着箭。穿住二翅怎能飛。鸕鷀遭叉。撲地翎
毛難展掙。大弓射去。青粧白鹿怎逃生。藥箭來時。
練雀班鳩難廻避。旌旗招展亂縱橫。鼓響鑼鳴聲
吶喊。打圍人個個心猛。興獵將各各歡欣登崖賽
過搜山虎。跳澗猶如出海龍。火砲鋼叉連地滾。窩
弓伏弩傍空行長天聽有天鵝叫。開籠又放海東
青。

話說文王見這樣個光景。忙問上大夫。此是一個圍
場。爲何設于此山。宜生馬上欠身答曰。今日千歲遊
春行樂。共幸春光。南將軍已設此圍場。俟主公打獵
行幸。以暢心情。亦不枉行樂一番。君臣共樂。文王聽
說。正色曰。大夫之言差矣。昔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
稱至聖。當時羲首相名曰風后。進茹毛于伏羲。伏羲
曰。此鮮食皆百獸之肉。吾人饑而食其肉。渴而飲其
血。以之爲滋養之道。不知吾欲其生。忍令彼死。此心
何忍。朕今不食禽獸之肉。寧食百草之粟。各全生命。
以養天和。無傷無害。豈不爲美。伏羲居洪荒之世。無

百穀之美尚不茹毛鮮食。況如今五穀可以養生。肥甘足以悅口。孤與卿踏青行樂。以賞此韶華風景。今欲驅孤等之樂。追辟逐鹿。校強比勝。馳騁英雄于獵較之間。禽獸何辜而遭此殺戮之慘。且當此之時。陽春乍啓。正萬物生育之時。而行此肅殺之政。此仁人所痛心者也。古人當生不剪體天地好生之仁。孤與卿等何蹈此不仁之事哉。速命南宮適。將圍場去了。衆將傳旨。文王曰。孤與衆卿在馬上歡飲行樂。觀望來往士女紛紜。踏青紫陌。鬬草芳叢。或携酒而樂溪邊。或謳歌而行綠圃。君臣馬上忻然而嘆曰。正是君正臣賢。士民怡樂。宜生焉上矣。皆答曰。主公西岐之地勝似堯天。君臣正迤邐行樂。只見那邊一夥漁人。作歌而來。

憶惜成湯掃桀時。
堂堂正大應天人。
今經六百有餘年。
懸肉爲林酒作池。
内荒于色外荒禽。
我曹本是滄浪客。
日逐洪濤歌浩浩。
夜觀星斗垂孤釣。

十一征兮自葛始
義旗一舉民安止。
祝網恩波將歇息。
鹿臺積血高千尺。
嘈嘈四海沸呻吟。
洗耳不聽亡國音。

孤釣不如天地寬。
白頭俯仰天地老。

文王聽漁人歌罷。對散宜生曰。此歌韻度清奇。其中必定有大賢隱于此地。文王命辛甲與孤把作歌賢人請來相見。辛甲領旨。將坐下馬一磕。向前勵聲言曰。內中有賢人請出來。見吾千歲。那些漁人齊齊跪下答曰。吾等都是閒人。辛甲曰。你們爲何都是賢人。漁人曰。我等早晨出戶捕魚。這時節回來無事。故此我等俱是閒人。不一時文王馬到辛甲向前啓曰。此乃俱是漁人。非賢人也。文王曰。孤聽作歌。韻度清奇。內中定有大賢。衆漁人曰。此歌非小民所作。離此三十五里。有一磻溪。溪中有一老人時常作此歌。我們耳邊聽的熟了。故此訊口唱出。此歌實非小民所作。文王曰。衆位請回。衆漁人叩頭去了。文王馬上想歌中之味好個洗耳不聞忘國音。傷有大夫散宜生欠身言曰。洗耳不聞忘國音者何也。昌曰。大夫不知麼宜生曰。臣愚不知深義昌曰。此一句乃堯王訪舜天子故事。昔堯有德。乃生不肖之男。後堯王恐失民望私行訪賢。欲要讓位。一日行至山僻幽靜之鄉。見一人倚溪臨水。將一小瓢兒在水中轉。其人笞曰。吾看破世情。却了名

利去了家私。棄了妻子。離愛慾是非之門。拋紅塵之逕。避處深林。虀鹽蔬食。怡樂林泉。以終天年。平生之愿足矣。堯王聽罷大喜。此人眼空一世。亡富貴之榮遠是非之境。真乃仁傑也。孤將此帝位正該讓他。王曰。賢者吾非他人。朕乃帝堯。今見大賢有德。欲將天子之位讓爾可否。其人聽罷。將小瓢拿起一脚踏的粉碎。兩隻手掩住耳朵飛跑。跑至溪邊洗耳。正洗之間。又見一人牽一隻牛來吃水。其人曰。那君子牛來吃水了。那人只管洗耳。其人又曰。此耳有多少穢污只管洗。那人洗完。方開口答曰。方纔帝堯讓位與我。把我雙耳都污了。故此洗了一會。有悞此牛吃水。其人聽了。把牛牽至上流而飲。那人曰。爲甚事便走。其人曰。水被你洗污了。如何又污吾牛口。當時高潔之士如此。此一句。乃是洗耳不聞忘國音。衆官馬上俱聽文王談講先朝興廢。後國遺踪。君臣馬上傳盃共享。與民同樂。見了些桃紅李白。鴨綠鵝黃。鶯聲嘹嚦紫燕呢喃。風吹不管遊人醉。獨有三春景色新。君臣正行。見一起樵人作歌而來。

鳳非乏兮麟非無。　但嗟治世有隆污。
龍興雲出虎生風　世人慢惜尋賢路。

君不見　莘野夫。
心樂堯舜與犁鋤。
不遇成湯三使聘。
懷抱經綸學左徒。
又不見。傅岩子。
蕭蕭簑笠甘寒楚。
當年才入高宗夢。
霖雨終身藏版土。
古來賢達辱而榮。
豈特吾人終水滸
且橫牧笛歌清晝。
慢叱犁牛耕白雲。
王侯富貴斜瞻下。
仰天一笑俟明君。

文王同文武馬上聽得歌聲甚是奇異內中必有大賢。命辛甲請賢者相見。辛甲領命撥馬前來見一夥樵人言曰。你們內中可有賢者。請出來與吾大王相見。衆人放下擔兒俱言內無賢者。不一時文王馬至。辛甲回覆曰。內無賢士。文王曰。聽其歌韻清奇。內中豈無賢士。中有一人曰。此歌非吾所作。前邊十里地名磻溪。其中有一老叟朝暮垂在。小民等打柴回來。衆人聽得熟了。故此隨口唱出。不知大王駕臨。有失迴避。乃子民之罪也。王曰。既無賢士。爾等暫退。衆　去了。文王在馬上只管思念。又行了一路。與文武把盞。與不能盡春光明媚花柳芳姸。紅綠交加。粧點春色。正行之間。只見一人挑着一擔柴。唱歌而來。

春水悠悠春草齊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只作溪邊老釣磯

文王聽得歌聲嗟嘆曰奇哉此中必有大賢宜生在馬上看那桃柴的好相猶民武吉宜生曰主公方纔作歌者相似打死王相的武吉王曰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前演先天豈有武吉還在之理宜生看的實了隨命辛免曰你是不是拿來辛免應曰馬向前武吉見是文王駕至迴避不及把柴撇下跪在塵埃辛免看時果然是武吉辛免回見文王啓曰果是武吉文王聞言滿面通紅見吉大喝曰匹夫怎敢欺孤太甚隨對宜生曰大夫這等狡猾逆民須當加等勘問殺傷人命躲重投輕罪與殺人等今非謂武吉逃躲則先天數竟有差錯何以傳世武吉泣拜在地奏曰吉乃守法守分之民不敢狂悖只因悞傷人命前去問一老叟離此間三里地名磻溪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叫小人拜他為師傳與小人回家挖一坑叫小人睡在裡面用草蓋在身上頭前點一盞燈脚後點一盞燈草上用米一把撒在上面睡到天明只管打柴再不妨了千歲爺嫂嫂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只見宜生馬

上。欠身賀曰。恭喜大王。武吉今言此人道號飛熊。正應靈臺之兆。昔日商高宗夜夢飛熊。而得傅說。今日大王夢飛熊。應得子牙。今大王行樂。正應求賢望大王宜赦武吉無罪。令武吉往前林請賢士相見。武吉即頭飛奔林中去了。且說文王君臣將至林前不敢驚動賢士。離數箭之地。文王下馬。同宜生步行入林。且說武吉。赶進林來。不見師父。心下着慌。又見文王進林。宜生問曰。賢士在否。武吉答曰。方纔在此這會不見了。文王曰。賢士可有別居。武吉道。前邊有一草舍。武吉引文王駕至門首。文王以手撫門。猶恐造次只見裡面走一小童開門。文王笑臉問曰。老師在否童曰。不在了。同道友閒行。文王問曰。甚時回來。童子答曰。不定。或就來。或一二日。或三五月。薄暮浮踪。逢山過水。或師或友。便談玄論道。故無定期。宜生在傍曰。臣啓主公。求賢聘傑。禮當虔誠。今日來意未誠。宜其遠避。昔上古神農拜常桑。軒轅拜老彭。黃帝拜風后。湯拜伊尹。須當沐浴齋戒。擇吉日迎聘。方是敬之禮。主公且暫請駕回。文王曰。大夫之言是也。吉隨駕回朝。文王行至溪邊。見光景稀奇。詩曰。

乃作詩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同謀。
此來不見垂竿叟。　天下人愁幾日休。

文王作罷。又見綠柳之下。坐石之傍。魚竿飄在水面。不見子牙心中甚是悒怏。復作詩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　不見賢人止見鈎。
一竹青絲垂綠柳。　滿江紅日水空流。

文王猶留戀不捨。宜生復勸文王。方隨衆文武回朝抵暮進西岐。俱到殿廷。文王傳旨。令百官。俱不必各歸府第。都在殿廷宿齋三日。同去迎請大賢。內有大將軍南宮适進曰。嚮溪釣叟。恐是虛名。大王未知真實。而以隆禮迎請。倘言過其實。不空費主公一片真誠。竟爲愚夫所弄。依臣愚見。主公亦不必如此費心待臣明日自去請來。如果才副其名。主公再以隆禮加之未晚。如果虛名。可叱而不用。又何必主公宿齋。而後請見哉。宜生在傍勵聲言曰。將軍。此事不是如此說。方今天下荒荒。四海鼎沸。賢人君子。多隱巖谷。今飛熊應兆上天垂象。特賜大賢。助我皇基。是西岐之福澤也。此時自當學古人求賢。破拘攣之習。豈得如近日欲賢人之自售哉。將軍切不可說如是之言。使諸臣懈殆。文王聞言大悅曰。大夫之言。正合孤意。

於是百官俱在殿廷歇宿三日。然後聘請于牙。後有詩曰。

西地城中鼓樂喧。　文王聘請太公賢。
周家從此皇基固。　四九爲尊八百年。

文王從散宜生之言。齋宿三日。至第四日。沐浴整衣。極其精誠。文王端坐鑾輿。扛擡聘禮。文王擺列軍馬成行。前往磻溪來迎子牙。封武吉爲武德將軍。笙簧拂道。由如鶴唳鸞鳴。簫滿道。竟出西岐。不知驚動多少人民。扶老携幼來看迎賢但見

旗分五采。戈戟鏘鏘。笙簧拂道。由如鶴唳鸞鳴。簫鼓咚咚。一似雷聲滾滾。對子馬人人喜悅。金吾士個個懽忻。文在東宽袍大袖。武在西貫甲披堅。毛公燧。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四賢佐主。百達百通。叔夜叔夏等。八俊相隨。城內氤氳香滿道。廓外瑞綵結成祥。聖主降臨西土地。不負五鳳立岐山。萬民齊享昇平日。宇宙雍熙八百年。飛熊仁兆興周室。感得文王聘大賢。

文王待領衆文武出廟。逕往磻溪而來。行至三十五里。早至林下。文王傳旨。士卒暫在林外劄住。不必聲揚。恐驚動賢士。文王下馬。同散宜生步行。入得林來

只見子牙皆坐溪邊文王悄悄的行至跟前立於子牙之後子牙明知駕臨故作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爲。
五鳳鳴兮眞主現。　垂杆釣兮知我稀。

子牙作畢文王曰賢士快樂否子牙回頭看見文王忙棄杆一傷俯伏叩地曰子民不知駕臨有失迎候望賢王恕尚之罪文王忙扶住拜言曰久慕先生前顧不虔昌知不恭今特齋戒專誠拜謁得覩先生尊顏實昌之幸也命宜生扶賢士起子牙躬身而立文王笑容携子牙至茅舍之中子牙再拜文王同拜王曰久仰高明未得相見今幸接丰標祇聆教誨昌實三生之幸矣子牙拜而言曰尚乃老朽非才不堪顧問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國荷蒙賢王枉顧實辱鸞輿有辜聖德宜生在傍曰先生不必過謙吾君臣沐浴虔誠特申微忱專心聘請今天下紛紛定而又亂當今天子遠賢近佞荒淫酒色殘虐生民諸侯變亂民不聊生吾主晝夜思維不安枕蓆久慕先生大德側隱溪巖特具小聘先生不棄供佐明時吾王幸甚生民幸甚先生何苦隱胸中之奇謀忍生民之塗炭何不一展緒餘哀此煢獨出水火而置之昇平此先

生覆載之德。不世之仁也。宜生將聘禮擺開。子牙看了。速命童兒收訖。宜生將鑾輿推過請子牙登輿。子牙跪而告曰。老臣荷蒙洪恩。以禮相聘。尚已感激非淺。怎敢乘坐鸞輿。越名僭分。這個斷然不敢。文王曰。孤預先相設。特迓先生。必然乘坐。不負素心。子牙再三不敢推阻。數次。決不敢坐。宜生見子牙堅意不從。乃對文王曰。賢者既不乘輿。望主公從賢者之請可將大王逍遙馬請乘。主公乘輿。王曰。若是如此。有失孤數日之虔敬也。比此又推讓數番。文王方乘輿。子牙乘馬。懽聲載道。士馬軒昂。時值喜吉之辰。子牙時來。年近八十。有詩嘆曰。

渭水溪頭一釣杆。　髩霜皎皎兩雲磻。
胸橫星斗冲霄漢。　氣吐虹霓掃日寒。
養老來歸西伯下。　避危拚棄舊王冠。
自從夢入飛熊後。　八百餘年享奠安。

話說文王聘子牙進了西岐。萬民爭看。無不欣悅。子牙至朝門下馬。文王陞殿。子牙朝賀畢。文王封子牙爲右靈生丞相。子牙謝恩。偏殿設宴。百官相賀對飲。其時君臣有輔。龍虎有依。子牙治國有方。安民有法。件件有條。行行有款。西岐起造相府。比時有報傳進

原件短缺 P50

五關汜水關首將韓榮具疏往朝歌言姜尚相周不
知子牙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　聘賢大禮也。自不可草率。文王能行之散宜
生能贊成之。故造周家八百年洪基摧古驗
今。豈釐不爽雖然當時太公望年已八十。隱
釣溪邊若非武吉事終至沉埋。天下事都要
逢機應會。不然縱五百年名世。應一代之王
者。亦有時而失之者。伯益皐陶伊尹周公孔
也。三復于斯。令人於悒。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已請妖赴宴

詩曰

豈料妖狐降綺筵。
凡心怎得出凡塗。
敦意招尤剪穢羶。
反聽蘇氏殺先賢。

話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忙修本差官往朝
歌。非止一日進城來差官往文書房來下本。那日看
本者。乃比干丞相。比干見此本。姜尚相周一節。沉吟
不語。仰天嘆息曰。姜尚素有大智。今佐西周。其心不

小。此本不可不奏。比干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紂王宣比干進見。王曰。皇叔有何奏章。比干奏曰。北海總兵官韓榮一本。言姬昌禮聘姜尚爲相。其志不小。東伯侯反于東魯之鄉。南伯侯屯兵三山之地。西伯姬昌若有變亂。此時正謂刀兵四起。百姓思亂。況水旱不時。民貧軍乏。庫藏空虛。況聞大師遠征北地。勝敗未分。眞國事多艱。君臣交省之時。願陛下聖意上裁。請旨定奪。王曰。侯朕臨殿。與衆卿共議君臣正論國事。只見當駕官奏曰。北伯侯崇侯虎候旨。命傳旨宣侯虎上樓。王曰。卿有何奏章。侯虎奏曰。奉旨監造鹿臺。整造二年零四個月。今已工完。特來復命。紂王大喜。此臺非卿之力。終不能如是之速。侯虎曰。臣晝夜督工。焉敢怠玩。故此成工之速。王曰。今姜尚相過。其志不小。況水關總兵韓榮有本來說。爲今之計如之奈何。卿有何謀。可除姬昌大患。侯虎奏曰。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見不大。螢火之光。其亮不遠。名爲相周。猶寒蟬之抱枯楊。不久俱盡。陛下若以兵加之。使天下諸侯恥笑。據臣觀之。無能爲耳。願陛下不必與之較。可也。王曰。卿言甚善。紂王又問曰。鹿臺已完。朕當幸之。侯虎奏曰。特請聖駕觀看。紂王

甚喜。二卿可暫往臺下。候朕與皇后同往。王傳旨排鑾駕。往鹿臺玩賞。有詩爲証。

詩曰

鹿臺高聳透雲霄。斷送成湯根與苗。
土木工行人失望。黎民怨起鬼應妖。
食人無厭崇侯惡。獻媚逢迎費仲梟。
勾引狐狸歌夜月。商朝一似水中飄。

話說紂王與妲己同坐七香車。宮人隨駕。侍女紛紛。到得鹿臺。果然華麗君后下車。兩邊扶侍上臺。真是瑤池紫府。玉闕珠樓。說甚麼蓬壺方丈。團團俱是白石砌就。週圍盡是瑪瑙粧成樓閣重重。顯雕簷碧瓦亭臺疊疊。皆獸馬金環。殿當中飲幾樣明珠。夜放光華。空中照耀。左右盡鋪設。俱是美玉良金。煇煌閃灼。比干隨行在臺觀看臺上。不知費幾許錢糧。無限寶玩。可怜民膏民脂。棄之無用之地。想臺中間。不知限害了多少寃魂屈鬼。又見紂王携妲己入內庭。比干看罷鹿臺。不勝嗟嘆。有賦爲証。

賦曰

臺高插漢榭聳凌雲。九曲欄杆。飾玉雕金。光彩彩千層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草奇花。香馥四時

不卸。殊禽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恣情惟樂。
供力者勞瘁艱辛。塗壁脂泥。俱是萬民之膏血。華
堂采色。盡收百姓之精神。綺羅錦席。空盡織女機
杼。絲竹管絃。變作野夫啼哭。眞是以天下奉一人。
須信獨夫殘萬姓

比干在臺上。忽見紂王傳旨。奏樂飲宴。賜比干侯虎
延席。二臣飲罷數盃。謝酒下臺。不表。且說妲己與紂
王酣飲。王曰。愛卿曾言鹿臺造完。自有神仙仙子仙
姬。俱來行樂。今臺已造完。不識神仙仙子可一一
至乎。這一句話。原是當時妲己要與玉石琵琶精
報讐。將此鹿臺圖獻與紂王。要害二王。故將邪言惑
誘紂王。豈知作耍成眞。不期今日工完。紂王欲想神
仙。故問妲己。妲己只得朦朧應曰。神仙仙子。乃清虛
有道之士。須待月色圓滿。光華皎潔。碧天無翳。方肯
至此。紂王曰。今乃初十日。料定十四五夜。月華圓滿
必定光輝。使朕會一會神仙仙子。何如。妲己不敢強
辯。隨口應承。此時紂王在臺上。貪歡取樂。淫泆無休。
從來有福者。福德多生。無福者。妖孽廣積。奢侈淫泆
乃喪身之藥。紂王日夜縱施。全無忌憚。妲己自紂王
要見神仙仙子之類。着實撓心。日夕不安。其日乃是

雉雞精答道。我有些需事。不能領席。等將來。只得三
十九名。會變的。妲已分付停當。風聲響處。俄舊回宮。
入還本窠。紂王大醉。那知卯妖精出入。一宿天明次日
紂王問妲已曰。明日是十五夜。正是月滿之辰。不識
群仙可能至否。妲已奏曰。明日治宴三十九席。排三
層擺在鹿臺。候神仙降臨。陛下若會仙家。壽添無等。
紂王大喜。王問曰。神仙降臨。可命一臣。斟酒陪宴。妲
已曰。須得一大量大臣。方可陪席。王曰。合朝文武之
內止有比干量洪。傳旨宣亞相比干。不一時。比干至
臺下朝見。紂王曰。明日會皇叔陪群仙筵宴。至月上

九月十三日。三更時分。妲已候紂王睡熟。將元形出
竅。一陣風聲來至朝歌南門外。離城三十五里。軒轅
墳內。妲已元形至此。衆狐狸齊來迎接。又見九頭雉
雞精出來相見。雉雞精道。妲姐爲何到此。你在深院
皇宮。受享無窮之福。何嘗思念我等。在此淒涼。妲已
道。妹妹。我雖偏你們朝朝侍天子。夜夜伴君王。未嘗
不思念你等。如今天子造完鹿臺。要會仙姬仙子。我
思一計。想起妹妹與衆孩兒們。你會變者。或變神仙
或變仙子仙姬。去鹿臺受享天子九龍宴席。不會變
者。自安其命。在家看守。俟其首。妹妹同衆孩兒們來

臺下候旨。比干領旨。不知怎樣陪神仙。糊塗不明。仰天嘆息。昏君社稷這等狼狽。國事日見顛危。今又痴心逆想。要會神仙。似此又是妖言。豈是國家吉兆比干回府。總不知所出。且說紂王。次日傳旨。打點筵宴。安排臺上。三十九席。俱朝上擺列。十三席一層。擺列三層。紂王分付。布列停妥。紂王恨不得將太陽速送西山。皎月忙昇東土。九月十五日抵暮。比干朝服。往臺下候旨。且說紂王見日已西沉。月光東上。紂王大喜。如得萬斛珠玉一般。携妲己于臺上。看九龍筵席。真乃是烹龍炮鳳珍羞味。酒海餚山色色新。席已完備。紂王妲己入內坐懽飲。候神仙前來。妲己奏曰。但群仙至此。陛下不可出見。如泄天機。恐後諸仙不肯再降。王曰。御妻之言是也。話猶未了。將近一更時分。只聽得四下裡風響。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妖雲四起罩乾坤。　冷霧陰霾天地昏。
紂主臺前心膽戰。　蘇妃目下子孫尊。
只知飲宴多生福。　孰料貪杯惹滅門。
怪氣已隨王氣散。　至今遺笑鹿臺魂。

這些在軒轅墳內狐狸。採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

華。或一二百年者。或三五百年者。今併化作仙子仙姬。神仙體象而來。那些妖氣霎時間。把一輪明月霧了。風聲大作。猶如虎吼一般。只聽得臺上飄飄的落下人來。那月光漸漸的現出。姐已悄悄啓曰。仙子來了。慌的紂王隔繡簾一瞧。內中袍分五色。各穿青黃赤白黑。而有戴魚尾冠者。九揚巾者。一字巾者。佗頭打辦者。雙丫髻者。內有盤龍雲髻。如仙子仙姬者。紂王在簾內觀之。龍心大悅。只聽有一仙人言曰。衆位道友稽手了。衆仙答禮曰。今蒙紂王設席。宴吾輩于鹿臺。誠爲厚賜。但願國祚千年勝。皇基萬萬秋。姐已在裏面傳旨宣陪宴官上臺比干上臺月光下一看果然如此個個有仙手道骨人人相不老長生自思此事實難解也人像兩眞我比干只得向前行禮內有一道人曰先生何人比干答曰卑職亞相比干奉旨陪宴道人曰既是有緣來此會賜壽一千秋比干聽說心下着疑內傳旨斟酒比干執金壺斟酒三十九席已完。身居相位不識妖氣懷抱金壺侍于側伴。這些狐狸俱仗變化全無忌憚。雖然服色變了。那些狐狸騷臭變不得。比干只聞狐騷臭。比干自思神仙乃六根清淨之體爲何氣穢冲人。比干嘆息。當今天

子無道妖生怪出。與國不祥。正沉思之間。妲己命陪宴官。奉大盃比干依次奉三十九席。每席奉一盃陪一盃。比干有百斗之量隨奉過一回。妲己又曰陪宴官再奉一盃比干每一席又是一盃諸妖連飲二盃此盃乃是勸盃諸妖自不曾吃過這皇封御酒。狐狸量大者還招架的住量小者招架不住妖怪醉了。把尾巴都拖下來。只是幌妲己不知好反。只是要他的手孫吃。但不知此酒發作起來。禁持不住。都要現出原形來。比干奉第二層酒頭一層都掛下尾巴都是狐狸尾此時月照正中。比干着實留神看得明白已是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想我身居相位。反見妖怪叩頭。羞殺我也。比干聞狐騷臭難當暗暗切齒且說妲己在簾內看着陪宴官奉了三盃。見小狐狸醉將來了。若現出原身來。不好看相。妲己傳旨陪宴官暫下臺去不必奉酒。任從衆仙。各歸洞府。比干領旨下臺鬱鬱不樂。出了內庭。過了分宮樓。顯慶殿。嘉善殿。九間殿。殿內有宿夜官員。出了午門上馬。前邊有一對紅紗燈引道。未及行了二里。前面火把燈裘。鏘鏘上馬。原來是武成王。黃飛虎巡督皇城。比干上前。武成王下馬。驚問比干曰。丞相有甚緊急事。這時節纔出

午門比干頓足道老大人國亂邦傾紛紛精怪濁亂朝廷如何是好昨晚天子宣我陪仙子仙姬宴果然有一更月上奉旨上臺有一起道人各穿青黃赤白黑衣也有些仙丰道骨之像孰知原來是一陣狐狸精那精連飲兩三大盃把尾巴掛將下來月下明明的看得是實如此光景怎生柰何黃飛虎曰丞相請回未將明日自有理會比干回府黃飛虎命黃明周紀龍環吳乾你四人各帶二十名健卒散在東南西比地方看那些道人出那一門務踪其巢穴定要真實回報四將領令去訖武成王回府且說衆狐狸酒在腹內鬧將起來架不得妖風起不得朦霧勉強架出午門一個個都落下來拖拖拽拽擠擠挨挨三三五五擁簇而來出南門將至五更南門開了周紀遠遠的黑影之中明明看見隨後哨探離城三十五里軒轅墳傍有一石洞那些道人仙子都扒進去了次日黃飛虎昇殿四將回令周紀曰身在南門探得道人有三四十名俱進軒轅墳石洞內去了探的是實請令定奪黃飛虎即命周紀領三百家將盡帶柴薪塞住石洞將柴架起來燒到下午來回令周紀領令去訖門官報道亞相到了飛虎迎請到庭上行禮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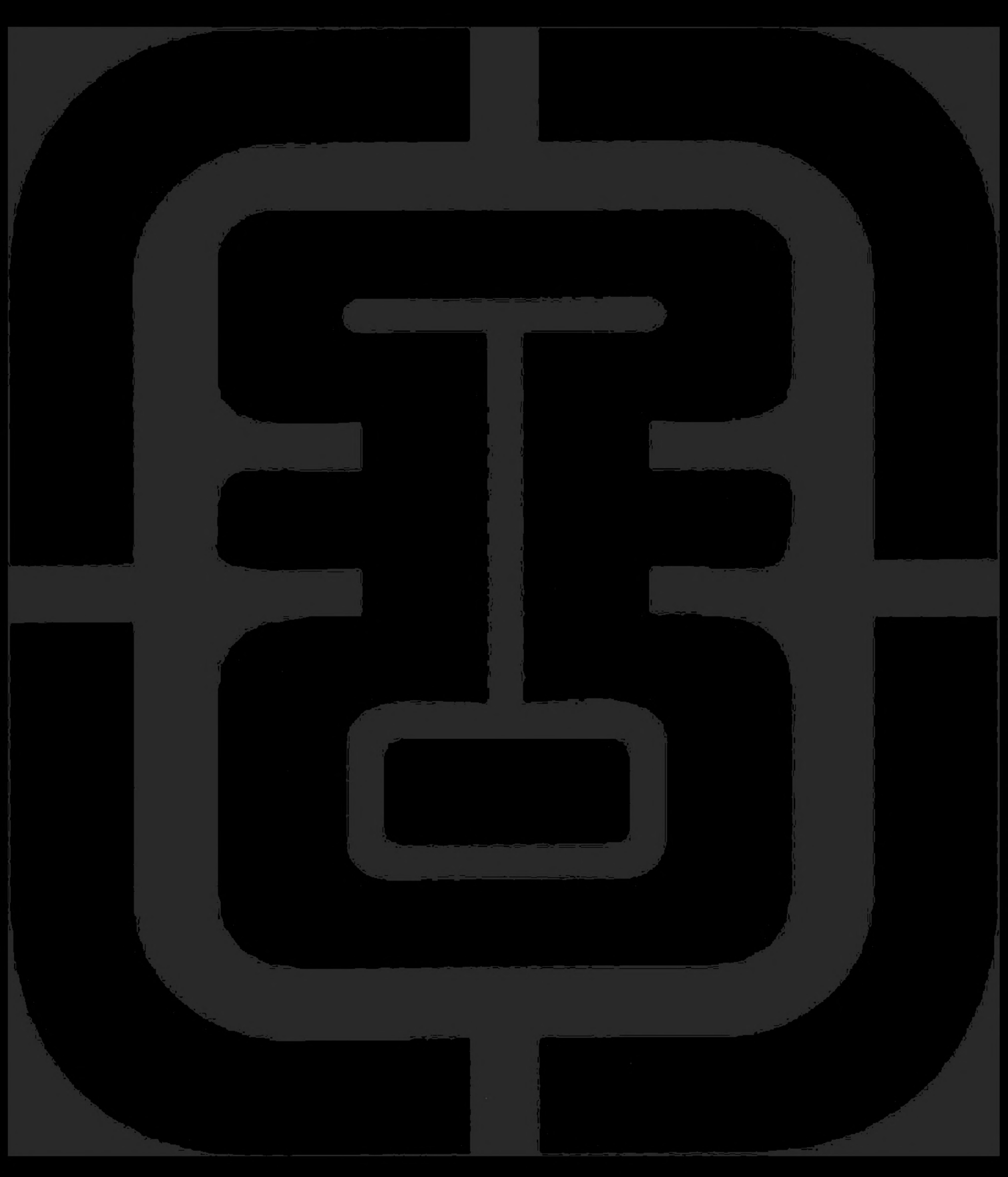
賓主坐下茶罷黃飛虎將周紀一事說明比干大喜稱謝二人在此談論國家事務武成王置酒與比干丞相傳盃相叙不覺就至午後周紀來見奉令放火燒到午時特來回令飛虎曰末將同丞相一往如何比干曰願隨車駕二人帶領家將同出南門三十五里來至墳前烟火未滅黃將軍下騎命家將將火滅了用撓鈎撻將出來衆家將領命不提且說這些狐狸吃了酒的死了也甘心還有不會變的無辜俱死于一穴有詩爲証

詩曰

懽飲傳盃在鹿臺。　狐狸何事化仙來
只因穢氣人看破。　惹下燋身粉骨災。

衆家將不一時將些狐狸撻出而有燋毛爛肉臭不可聞比干對武成王曰這許多狐狸還有未燋者揀選好的將皮剝下來造一袍襖獻與當今以惑妲己之心使妖魅不安于君前必至內亂使天子醒悟或知貶謫妲己也見我等忠誠二臣共議大悅各歸府第歡飲盡醉而散古語云不管閑事終無事只怕你謀裡招殃禍及身但不知後來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天子富貴已極所思者神仙壽筭耳。故奸讒嬖倖。每以此惑之着着打人痛處其聽信皆牢不可破。人君一入此套。未有不身弒國亡者幾希。

又批

妲己妖孽耳。只天子不知。舉朝皆知。妖氛貫宮闈邪氣籠內殿獨怪此干。身爲次相親陪几宴。目覩諸妖。而不能以一壺擊其腦髓是又痛恨後與黃飛虎委曲燒死種類假一袍以悟主聰難矣宜乎罹不測之禍。